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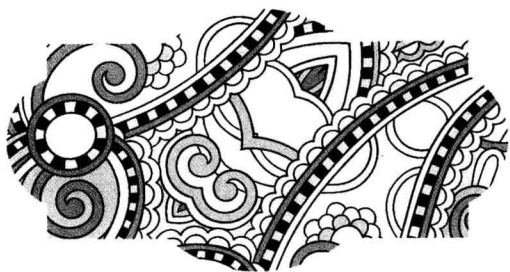


朱自清经典常谈

朱自清◇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朱自清经典常谈

朱自清◇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朱自清经典常谈 / 朱自清著. —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3. 9
ISBN 978-7-5104-4580-4

I. ①朱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11545号

朱自清经典常谈

作 者: 朱自清

责任编辑: 张铁成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<http://www.nwp.cn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200千字 印张: 7.625

版 次: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04-4580-4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638

序一：阅读纯粹

中国人做事，讲究“务本”，因为“本立而道生”。所谓“本”，原指树木之根，也就是说，认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，当乱花渐欲迷人眼时，反求于根，触摸年轮，也许最是接近生命的真谛。

阅读大抵也是如此。原典往往是不喧嚣的，也用不着吊一堆深奥的书袋吓人，当流光涤荡掉浮华的尘埃，我们以为浅显而轻易置于一旁的原典才逐渐流露出隽永的况味。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，敢于推开朴素的大门向里去，才能于静穆之中懂得别有洞天。

这套丛书多是些大家写下的小册子，凝练一生学养襟抱，史纲清晰，格局稳健，而文学的部分则是赤子性情，呼之欲出。这些作者在世时，书的名字与人的名字都不见得显赫，几十年光景，换了沧桑，倒让人想起杜甫写初唐四杰的评价：“王杨卢骆当时体，轻薄为文哂未休。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

对于各个时代“不废江河万古流”的文字，我们抱有一份恭敬，毕竟，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。

受出版社之邀撰此小文时，恰逢社会热议阅读立法，因为2012年有关统计机构给出数据：国人平均年阅读率只有4.3本书。与此同时大家热议的另一项立法是子女必须回家看望父母，因为失望的爹娘把不回家探视的孩子告上法

庭的事也越来越多。

按说，法治中国是种文明的进步，但这两场关于立法的讨论却让我怅然若失。因为我曾经在无数中国乡村的农户人家门上看见过斑驳的楹联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，“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，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”，而到了一个网上书城上午下订单下午就能拿到书的时代，我们的阅读居然需要立法推动了……

在我看来，阅读大体可分两种：有用的阅读是为知识，无用的阅读是为成长。前者有意义，后者有意思，而意义与意思的融合则是阅读的意境。

这套丛书，既有沉实深邃的学理，也不乏灵动鲜活的趣味，触摸这些名家的思维方式，也许比徒然领受他们的结论更具价值。

“泛览周王传，流观山海图，俯仰终宇宙，不乐复何如”。当年陶渊明既耕已种时还读书的那点乐趣，说小其实很小，因为神话书不顶功名；说大也还真是很大，书中俯仰宇宙，得人生至乐，这还不够吗？

在一个太多人奋发有为的时代里，可以对自己说“有所不为”，是一种操守。

在一个过于喧哗含混的时代里，可以做一些简单而纯粹的小事，是一种品质。

比如，读一些大家的小册子，并且乐在其中。



序二

我治中国现代文学、文化已经20年，对中国现代文学、文化我的判断是：一、这是一个中国文学、文化史上的星河时代，尽管短暂，但是，它爆发性地诞生了“中国现代”，这个时代如论是人还是作品，都可说是星河璀璨；二、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和理解，不是很深，而是很浅，它突然被“当代”切断了，我们生活在一个断裂的当代，被切断和“现代”真切联系的当代；三、如何从那些尘封于图书馆的旧报刊、旧印本中披沙拣金，让真正的中国“现代”文学艺术和思想遗产发光？这是一个和当代新国学一样大的工程，需要研究家、出版家一起来奉献，来讨论。

绝版好书经典系列丛书就是做这个工作，是想把文学和文化上的中国“现代”重新展示给国人。这些著作都有这样一些特点：一是创始性，他们多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的某个方向上的肇始之作，可以让我们一窥中国现代思想的原发地的风光；二是原初性，这时的作家和思想家们，已经接触了西学，但是国学的根底大多同样深厚，他们还没有像后来的治学者那样动不动就要以某个外来的思想、方法作为指针，因而很有中国问题意识、中国方法意识，还没有从概念出发、本本出发的教条，所以多能直触问题本身和事物本身；三是质朴性，我一直说，就像学哲

学一定要从古希腊入手一样，治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和文化，要从中国现代最原初的那些著作入手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质朴性，在原初发生时它到底是为了思考什么问题？用的是什么进路？弄懂了这个才进入得快，因为后来的都是从这些原初问题出发的。

领略这些“中国现代”最原初意义上的风景，对今天的人来说，不仅仅可以重温当初的辉煌，更重要的，在我看来，这里依然是当代人生活、思考最好的始发地。

葛红兵

2013年7月 上海

目录

《孟子》读法指导大概 / 001

《史记菁华录》读法指导大概 / 028

《唐诗三百首》读法指导大概 / 0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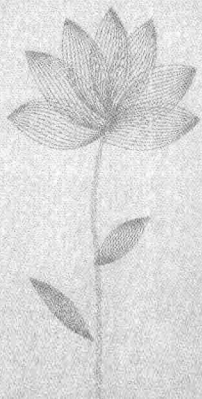
《胡适文选》读法指导大概 / 104

《爱的教育》读法指导大概 / 146

《沈从文表》读法指导 / 174

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读法指导 / 201

编者附记 / 235



《孟子》读法指导大概

阅读孟子，可取两种本子。一种是宋代朱熹的《孟子集注》。一种是清代焦循的《孟子正义》。两种都有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本（《孟子集注》与《大学章句》、《中庸章句》、《论语集注》，合称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；中华书局也有。又，这四种是宋代以来至今通行的读本，各地都有木刻本），后一种又有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，定价不高，而且容易买到。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是朱熹一生心力所萃，其发挥处表示宋学的精神——宋学指宋代的道学，也就是现代所谓哲学。朱熹是宋代的大哲学家，他注这四部儒书，实即发挥二程（程颢、程颐）与他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认识，所以表示宋学的精神。他的训诂考证虽不免有粗疏阙略之处，还待后来好些专家给他正补，但就一般说，简单扼要，篇幅不多，便于省览。《孟子正义》是依据后汉赵岐《孟子章句》的注，逐一给它作详密的疏，所采清代顾炎

武以下六十余家之说；“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，不惜驳破以相规正；至诸家或申赵义，或与赵殊，或专翼孟，或杂他经，兼存备录，以待参考”（见《孟子篇叙》篇末疏中）。这是集大成的工作，一般批评都说它当得精博两字。但篇幅繁多，训诂考证又偏于专门，初学者未必能够消化。现在不妨把《孟子集注》作为大家案头阅读的本子，而从图书室中检出一部《孟子正义》来，供偶尔的参考；能力较强，素养较深的同学，自可兼看《正义》。

参考书不拟多举，只提以下四种。一是历史课内所用的本国史课本。要读孟子，不可不明瞭孟子所处的时代；关于这一点，无论何种本国史课本，多少总有述及。二是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（商务印书馆本）。这部书的十六章讲孟子思想极简要。阅读古代所谓诸子，必然牵涉思想问题，这就关系到哲学。哲学不一定微妙难知；就简单方面说，只是哲学家所抱的一种见解，“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”而已。所以，国文课内的阅读，也可取关于哲学的书籍来作参考。三是钱穆的《论语要略》（商务印书馆本）。这是一本研究《论语》也就是研究孔子的书；孟子自负继承孔子，他的思想与孔子关系最密切，理解《论语》当然可以帮助理解孟子。但所以提出这本书，尤其重要的，在它的方法。《论语》只是散乱地记述孔子的言行，这本书却从其中采辑相关的材料，分题研究；因为材料是本身的，排比在一起，其结论也就显然可知，没有穿凿附会的弊病：这种研究方法，对于孟子也极为合式。四是裴学海的《古

书虚字集释》（商务印书馆本）。孟子一书，虽与后代的文言相差不远，但还有若干虚字，是后代文言所不常用的。这种虚字的训释，《孟子正义》收集得很齐备；恐怕一般同学无力看《正义》，所以提出这一本书。其体例与字典相似；对于每一个虚字，从实例中归纳出若干训释来，在每一个训释之下，就列举古书中的那些例句。只是各字的排列次第，与寻常字典不同；它不依各字的形体，按部首排列，而依各字的声音，按音母编次。起初使用它，不免感觉不便；但音母实在并不难辨，少加注意，渐即熟悉，若是记得注音符号注音的人，一经指点便明白了。——以上所举，除第一种外，通常认为大学适用的；拿来给高中同学参考，似乎是躐等。但所谓某种书适宜于某种程度的读者，原是大概的说法；高中二三年的同学，距离大学的阶段已经不远，若能多努力，多用心，便是大学用书，又何尝不可参考？况且这三种书都是现代人编撰的，条理明白，文字流畅，比较参考从前人编撰的书，阅览上可以省力不少，理解上也有亲切之感。这是提出它们来的又一层理由。

《孟子》一书，记载孟子一家的思想言论，与《荀子》、《庄子》等书同类，应当归入“子”部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《隋书籍志》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都把它列在儒家，正是认孟子为诸子之中的一家。但是到了宋代，《孟子》一书却被选拔出身，升到了“经”部。清代何绍基《东洲草堂诗集》中有“寄题丁俭卿新获嘉祐二体石经册”七言古诗一首，

题目下记道：“丁俭卿舍人凡新得宋嘉祐二体石经三百七十余纸，为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孟子》七经。玉海等书述汴石经，不言有孟子。表章亚圣，自此刻始。是足补史志之阙”。以前的石经不收《孟子》，这嘉祐石经却收了，可见把《孟子》归入经部是从宋仁宗时候开始的。而南宋陈振孙作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把孟子列入经类，是目录家对孟子移易观点的开头。“经”字原指六艺（诗、书、乐、易、礼、春秋）而言（这样用得最早的，当推《礼记》中的《经解》）。六艺都是孔子以前的旧籍，孔子教人，这些就是他的教科书。他教的时候，也许加点儿选择，又或随时引申，算是他的讲义。后来人所说孔子删正六经，情形大概如此。孔子以后的儒家效法孔子，继续用六艺教人，而他却只讲自己的思想学说，不讲旧籍，因此，六艺就似乎是儒家所专有。到汉武帝时候，罢黜百家，专尊儒术，立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于学官（或说乐经其时已亡失，或说乐本没有专书），定名为五经；于是“经”字开始含有特别高贵的意味。唐代以三礼（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）三传（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）合诗、书、易为九经。唐文宗开成年间，在国子学刻石，又把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加进去，为十二经。到了宋代，如前面所说，孟子又被加进去，便成十三经。现在用平心的看法，经部书实在就是儒家的书；孟子虽是诸子之中的一家，但如陈振孙所说：“自韩

文公称‘孔子传之轲，轲死不得其传’，天下学者咸曰孔孟，孟子之书，固非荀杨以降所可同日语也”，那么被列入经部确是应该的。

《孟子》又是“四书”之中的一部。朱熹取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，以配论语、孟子，为作章句集注，定名为四书。他在《大学章句》的开头记道：“子程子曰：大学，孔氏之遗书，而初学入德之门也。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，独赖此篇之存。而论、孟次之。学者必由是而学焉，则庶乎其不差矣。”他的《中庸·章句序》说：“中庸何为而作也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。……若吾夫子，则虽不得其位，而所以继往圣，开来学，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。然当是时，见而知之者，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。及曾氏之再传，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：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。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，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，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，更互演绎，作为此书，以诏后之学者。”可见他编辑四书，宗旨在供给研究道学的人一套有系统的教科书。他的意思，先读《大学》，懂了为学次第，才可以尽论、孟的精微；对于论、孟既能融会贯通，再读《中庸》，才可以穷道学的指趣（现在四书次第，《中庸》在《大学》之后，乃以篇幅多少排列，并非朱熹的原意）。这套教科书，元仁宗延祐年间开始据以取士，明代清代因仍不改，凡读书的人必须诵习，势力最为广遍。因此，四书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常识课本，无论习行方面、思想方面、言语方面，都不免与它

发生关系。现在读《孟子》，这一层也是应该知道的。

《孟子》一书，汉人都以为孟子自作。司马迁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里说：“孟轲……游事齐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适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。……所如者不合。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，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。”赵岐孟子题辞里说：“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，……于是则慕仲尼，周流忧世，遂以儒道游于诸侯，思济斯民。由不肯枉尺直寻，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，终莫能听纳其说……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，又自撰其法度之言，著书七篇。”这都说孟子如现在的教师一样，自编讲义，自订学生所作的笔记，集合起来，成为一部学术讲录。到唐代韩愈，始以为其书出于弟子之手。韩愈答张籍书里说：“孟轲之书，非轲自著；轲既歿，其徒万章、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”。这是说孟子一书只是学生的笔记集，孟子自己并没有动笔。后人给后一说找证据，提出两点。一点是：孟子书中，对于孟子所见诸侯大都称谥，而诸侯之中，有可断言死在孟子之后的（如鲁平公），孟子决不能预知死后的谥；可证其书并非孟子自作。又一点是：孟子书中，对于孟子弟子大都称“子”，这是尊称，非师对弟子所宜用；可证其书并非孟子自作。对于前一点，有人解释说，书是孟子自己所作，但后来又经弟子编定；当编定的时候，于当时诸侯，就其可知的，一律加谥，以便识别。对于后一点，有人解释说，“子”是男子的通称，不一定是尊称，师对弟子也常用；

在孟子书中，就有“子诚齐人也”、“我明诸子”的话，都是孟子称他的弟子可以为证。前一解释是可能的，后一解释是确凿的；但只能证明那两个证据不很坚强，并不能就此证明孟子书确系自作。大概自作的确据是找不到的；清代阎若璩《孟子生卒年月考》里说：“《论语》成于门人之手，故记圣人容貌甚悉；七篇成于己手，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”；也只是想象之辞——不记容貌，岂便是自作的确据？现在只能信从较古且较可靠的材料，如朱熹一样，认为“史记近是”（见《孟子集卷》注首的《孟子序说》）。但有一点可以断言的，就是：无论是孟子自作或弟子所记，其编撰工作总之出于一人之手，不像大多数的子书那样，是一派中前后许多学者的著作的结集。这从文字方面看，便可以知道。朱熹说：“《论语》多门弟子所集，故言语时有长短不类处；孟子疑自著之书，故首尾文字一体，无些微瑕疵，不是自下手，安得如此好？若是门弟子集，则其人亦甚高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。首尾文字一体，读过《孟子》的人都有这种感觉；若不是出于一人之手，怎能一体呢？朱熹答人疑问，又说：“熟读七篇，观其笔势，如镕铸而成，非缀缉所就也”（宋代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引）。非缀缉所就，也说明出于一手的意思。还有一层，私人著作的古书，据现在所知，最早是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是记言体，极为简约。及到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等书，便由简约的记言进而为铺排的记言，更有设寓的记言；这是战国诸子文体的初步。此后乃有不用记言体而据题抒论的，如荀子书中的一部分，这是战国诸子文体演进

的第二步（以上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引傅斯年说）。这也是文字观点上的话：要把孟子与其他子书比较，应先有这样的概念。

现在的《孟子》凡有七篇，是赵岐作《孟子章句》以后的本子。以前所传的《孟子》却有十一篇。赵岐《孟子题辞》里说：“又有外书四篇——性善、辩文，说孝经、为政，其文不能宏深，不与内篇相似；似非孟子本真，后世依仿而诌也。”后来传孟子的都依据赵本，外书四篇于是亡失。但他书中称引孟子的话，为七篇中所没有的，现在还可以见到。清代顾炎武《日知录》里说：“《史记》、《法言》、《盐铁论》等所引《孟子》，今《孟子》书无其文，岂俱所谓外篇者邪”；大概是不错的。至于七篇编排的次序，赵岐以为具有意义的。他在《孟子篇叙》里说：“孟子以为圣王之盛，惟有尧舜，尧舜之道，仁义为上；故以梁惠王问利国，对以仁义为首篇也。仁义根心，然后可以大行其政；故次之以公孙丑问管晏之政，答以曾西之所羞也。政莫美于反古之道，滕文公乐反古；故次以文公为世子，始有从善思礼之心也。奉礼之谓明，明莫甚于离娄；故次之以离娄之明也。明者当明其行，行莫大于孝；故次以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也。孝道之本，在于情性；故次以告子论情性也。情性在内，而主于心；故次以尽心也。尽己之心与天道通，道之极者也；是以终于尽心也”。这样从散乱之中看出个条理来的办法，大概模仿易经的“序卦”，说得通时，未尝不新奇可喜。但这完全依据主观，只是读者的一种看法，决非作者当时编排的原意。现在不用主观的眼光，那么《孟子》

每篇中的各章以及七篇的次序，只能说是大概以类相从，从政治经济的实际方面进到心性存养的抽象方面。《梁惠王篇》、《滕文公篇》中，大都是与当时诸侯及人事的谈话；《万章篇》中，大都谈尧舜禹汤以及孔子的故事；《离娄篇》、《尽心篇》中，汇集许多短章：所以说它大概以类相从。在前面的几篇中，谈政治经济的话居多，一贯的宗旨在阐明“王政”，到第六篇《告子》，却有许多章发挥对于“性”的见解，第七篇《尽心》开头一章便说尽心知性：所以说它大概以政治经济的实际方面进到心性存养的抽象方面。而第七篇《尽心》的末了一章，说从尧舜到孔子，每“五百有余岁”而有“知”道的圣人出世；以下接说孟子自己所处的时地：“去圣人之世，若此其未远也；近圣人之居，若此其甚也”；结末说：“然而无有乎尔，则亦无有乎尔”！叹息没有人继孔子而起，隐然以继承孔子之业为己任。这一章表明自家宗旨，与他书的“自叙”性质相近；编在末了，却不能说它没有意义。总之，孟子书的编排，并没有严密的逻辑的次序，所以不必按着次序一章章的读；为充分了解起见，还是颠乱了次序，把相关各章（如论《王政》的各章、阐明“民为贵”的各章）作一次读，来得有益。

孟子的出处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记载得很略；生卒也不详。后来经许多人考证，其说互有异同。大概他先事齐宣王，后见梁惠王、梁襄王，又事齐宣王；年寿很高，在八十岁以上，卒于距今二千二百三十年前后。他那时代是所谓战国之世。我国